

# 论宋代杏花文学的发展

陈翔,杨旺生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江苏 南京 219005)

**摘要:**杏是中国普遍种植的传统树木,杏花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植物题材与文学意象,杏花本身具有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历史发展相结合,迸发出特殊的文学魅力,成为文人争相歌咏的对象,同时也积淀了深厚的社会生活与人文理想的内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杏花文学。宋代是杏花题材创作的高峰,在整个古代杏花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在数量上比上一代有相当大的增加,而且在艺术表现的多样性、情感内涵的丰富性以及杏花人文品格的重新定位等方面都有了创新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宋代;杏花意象;创作特色;人文品格

doi:10.16083/j.cnki.1671-1580.2016.03.038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6)03-0131-04

杏是源于中国的重要果树品种,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杏树花果兼利,杏果实用价值显著,杏花观赏价值鲜明,自古为“五果”之一。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杏花以其别树一帜的形象个性和季节属性吸引了人们广泛的注意,成为文人骚客争相歌咏的对象,展示出其独特的魅力,并且形成了独特的意象符号体系。

## 一、宋代杏花文学的发展概况与创新

### (一)宋代杏花文学的创作概况

杏花文学作品的创作在宋代达到鼎盛,这一时期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高峰之一,不仅是杏花,其他花卉文学也出现了普遍繁荣的景象,这一时期杏花文学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比之前大为提高。宋代杏花文学的表现形式是诗词兼备。通过检索工具对《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等文本进行粗略统计,其中描写杏花或者与杏有关的意象的诗共有104首,词21首,文一篇。其中提及杏的单句作品更是不胜枚举,而用同样方法检索《全唐诗》等唐代文献,我们发现有关杏的诗句有430句左右,专门歌咏杏的诗歌有48首左右,宋代杏花文学作品从数量上大大超越唐代,宋代杏花题材作品的数量虽不能与梅花、荷花等传统植物意象作品作数量上的比

较,但纵观杏花文学历史发展的轨迹,杏花文学已经比前代跃进了一大步,得到了快速发展。

这个时期杏花文学的最大特点是相比于前代单个作家作品数量的激增,宋代歌咏杏花较多的诗人有王禹偁、王安石、杨万里等人,他们都有具体的杏花诗出现,并且从各个方面去描写杏花,其中王安石描写杏花最为活泼生动,他的《病中睡起折杏花数枝二首》《次韵杏花三首》等诗是描绘杏花的典范,而对杏花着力最多的则是杨万里,他描写杏花的作品有16首之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雨里问讯张定史通判西园杏花二首》《郡圃杏花》二首,其他的著名诗人如梅尧臣、苏轼、范成大、陆游等人描写杏花也是极具特色。

### (二)宋代杏花文学的类型发展

这一时期杏花文学的内容丰富多彩,在唐五代类型的基础上有发展创新,其中最引人关注的现象是文人之间相互酬唱杏花之作逐渐增多,韩琦的《次韵和崔公孺国博黄杏花》一诗是赞黄杏花之奇不多见,梅尧臣的《依韵和王几道涂次杏花有感》、何梦桂的《邑库杏坛初成诸老倡和见寄因次韵》、文天祥的《次约山赋杏花韵》等诗歌,也都是文人之间相互酬唱杏花之作。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这一

收稿日期:2015-09-08

作者简介:陈翔(1990—),男,江苏泰兴人,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

杨旺生(1963—),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

时期世人对杏花的关注。

这一时期杏花文学创作的另一个明显特点是场景的变化。宋代文人们多喜欢选择在花前月下,对酒赏花,抒发感慨,苏轼的《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中“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赛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苹。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在这里,苏轼不同于李白的对影自怜,更多的是与友人的对饮赏花之乐,境界更为清雅。明丽的杏花与皎洁的明月交相辉映,花美酒醇,情景生动优美。文人月夜赏杏花也是因为杏花花期适当。杏花盛开正是万物复苏、鸟语花香的喜人季节,在这样的月夜对酒赏花,诗人的兴致自然高涨,才情喷涌,月夜对酒赏花这一优美生动的行为也在文人间流行开来,这类的作品也就逐渐增多,著名的有司马光的《和道炬送客汾西村舍杏花盛开置酒其下》、郑刚中的《宝信堂前杏花盛开置酒招同官以诗先之》等都是描写诗人们与友人对酒赏花的欢快愉悦之情。

从歌颂杏花的诗人的出现、文人酬唱杏花作品的增多,以及对酒赏花风气的兴起等方面就可以看出,宋代的杏花文学较前代,无论是题材形式还是场景的变化都丰富了不少,得到长足发展。

## 二、宋代杏花文学繁荣发展的原因

### (一)杏花本身的特性

杏花花期通常为三四月份,常常是作为早春的意象在文学作品中出现,文人们常借助歌颂杏花的繁盛娇艳来表达春天到来、万物复苏的喜悦之情,同时,花开有时、花落有期的自然规律,也使得杏花的开落过程常常寄托着诗人的感慨,成为文人们抒发情感的载体。杏本身也是重要的经济树木,具有很大的实用性,在当时,杏果能加工成食材,杏木能做成家具,杏仁能榨油、做寒食粥等。随着杏加工技术的成熟和商业贸易的繁荣,杏的经济价值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 (二)宋王朝推行崇文抑武的政策

宋代赵匡胤陈桥驿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后,有恐于唐末五代十国藩镇割据、中央不稳的局面,在宋代成立之初就实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对文人实行优待,许以高官厚禄,对武将有所压抑。这在宋的财政政策中就有体现,“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民者不留其有馀”。官员不仅在任职期间待遇优厚,在退休之后,仍可以以“祠禄官”的身份从朝廷领取不菲的收入,朝廷又鼓励官员“多积金帛,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所以,纵情享乐之风在官员阶层盛行。

### (三)园艺技术的发展

杏树一直以来都是在北方地区广泛种植的传统树木。随着商业交易繁荣,文化交流频繁,艺术上出现欣欣向荣的趋势,宋代文人享乐之风盛行,出现了大量的私家花园,如《洛阳名园记》所载,当时北宋都城汴梁周边就出现了芳林园、景初园、金明池等著名花园。随着私家花园的大量出现,园林艺术也相应地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很多树木花卉开始被移植到园林花圃中,其中包括杏树,如“会景之北有梅、李、桃、杏之园,履中十亩,中有堂曰净居……”“其西种杏数百,中曰静居,内外重寝……”等文献记载中就可见杏花在当时被广泛移植,这就为杏花被文人熟知提供了客观条件。随着时局的变换,政治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北宋的开封、洛阳,南宋时期的杭州、苏州都成为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文化交流频繁,居住着大量的文人,杏树种植逐渐增多,经历了一个由北入南的过程,并逐渐出现了“杏花春雨江南”这一温润清丽的江南经典意象。

### (四)饮酒赏花风气的形成

宋代文人待遇优渥,享乐思想盛行,文人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贵族官僚和上层人士过着“烂赏叠游,莫知厌足”的享乐生活,同时,宋代的文学发展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顶峰。陈寅恪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文化的发展和教育的发达,使得宋代的贵族官僚和上层市民大多具有极高的文学素养,不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员斗富,宋代文人追求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追求精神满足的享受主义,于是在物质生活丰富以及优美的园林环境下,不少文雅的官僚文人在园林中对酒赏花,抒发感慨,如欧阳修“花底忽闻敲两桨,逡巡女伴来寻访。酒盏旋将荷叶当。莲舟荡,时时盏里生红浪”中就有女伴游玩、对酒赏花的描写。又如姜夔在《念奴娇》题序中写道:“予客武陵,湖北极宪治在焉。古城野水,乔木参天。予与二三友日荡舟其间,薄荷花而饮。”私家花园的大量出现,物质生活的优越,文人知识素养的提高,高雅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使对酒赏花成为文人骚客之间流传的社会风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以植物意象为载体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杏花也不例外。

### (五)宋代文人性格特征和审美情趣的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发达,宋代儒学也逐渐复兴,理学开始盛行起来,对宋代文人性格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比之前士大夫贵族追求“清谈”、不理世事等传统的处世方法,宋代文人

更积极追求参与时事政治,同时也能保持平和的心态,追求人格修养的完善;对生活的态度,宋代文人不像唐人那样张扬、奔放,更加倾向理智和稳健,追求的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面对时局变换、人生百态,都能保持平和的心态。苏轼被贬往海南,也不自甘堕落,而是吟诗作文,苦中作乐,在暮年形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高峰。对人格修养的执着追求,宋人相比前人更加“砺名节,尚廉耻,严乎义利之辨,讲求雅俗之分”;对于身边所植树木花草,不仅追求其物色欣赏,更在其中体现了胸襟情怀,即“其所种者德也”。宋人的审美情趣处处体现着通过物色表象追求道德境界到最后抒发品格意趣的特色,通过对植物的吟咏来体现自己的高尚情操。

综上所述,有宋一代,政府“崇文抑武”政策的实行,对文人的待遇优厚,经济商业的大繁荣,教育的发达,理学的兴起,文人性格意识的转变等都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和进阶,也间接促进了花卉文学题材的发展,杏花文学也在这一时期借着历史的东风繁荣起来。

### 三、宋代杏花文学中杏花意象审美认识的发展

唐五代时期的杏花文学重在描绘杏花的色香姿态,重在外表描写。宋代在唐代的基础上对杏花审美意象认识有了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更加进一步细致生动地描绘了杏花的色、香、姿态,并将其作为需要主体深入观察的对象,借助拟人、移情、联想、象征等表现手法,明则写杏花,实则抒发自己的情感。如王禹偁《杏花七首》中的“红芳紫萼怯春寒,蓓蕾粘枝密作团”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描写杏花未开时娇羞的姿态。“陌上纷披枝上稀,多情尤解扑人衣”则是运用比喻的手法描写杏花凋落时的独特之态。宋代文人们也喜欢将杏花与女性等意象联系起来。如“独有杏花如唤客,倚墙斜日数枝红”“玉人半醉晕丰肌,何待武陵花下迷”等呈现的是杏花美女形象,或娇美,或风情,或妩媚。杏花衰败意象大多寄托了作者的感慨、追思、惆怅等情感,如李弥逊的《临江仙·杏花》中“一片花飞春已减,那堪万点愁人”。欧阳修在《镇阳残杏》中“但闻廉间鸟语变,不觉桃杏开已开阑。人生一世浪自苦,盛衰桃杏开落间”,也是借杏花衰败来抒发、感叹人生的变幻无常,抒写自己的心境,在当时这种借杏花衰败凋零抒情的文学作品还有很多,这里就不赘举。

二是对杏花价值定位的重新认定。杏花最开始被视为青春少女的形象,是杏花人文品格象征最主要的方面,历代文人在其咏杏作品中对杏花的审美

都是以杏花所独有的美感为主,是诗人对杏花发自内心的喜爱,比较客观真实地描绘出杏花的娇丽,如“红杏枝头春意闹”等。而到了宋代,杏花意象的价值定位持续走低,杏花被视为一种薄幸之花。其实,早在唐代,对杏花价值的贬低就有端倪,只是不普遍,而到了宋代,几乎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究其原因,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发展复兴,理学得到了发展,文人的道德品格意识高涨,社会上方方面面呈现出一种“比德”的倾向。而对杏花,文人们不再赋予其高尚的意义,反而因为杏花明丽多变、风姿妖娆却又易凋零的生物属性,而对其内涵进行贬抑,不具备“比德”的因素,进而成为文人攻击的对象,所以,杏花不再作为美好人格的象征。姚宽在《西溪丛语》一书中对杏花的评论最具代表性,他说:“予长兄伯声尝得三十客:牡丹为贵客,梅为清客,兰为幽客,桃为天客,杏为艳客,莲为溪客……”可见当时杏花给人的感觉是妖艳的,所以,这一时期的文人作品里大多描绘的是杏花妖娆艳丽的姿态。“下蔡嬉游地,春风万杏繁”“唯有流莺偏趁意,夜来偷宿最繁枝”等诗将杏花与风月之地、流莺偷宿等意象联系起来,从侧面揭示了当时文人对杏花自身品性的定位也是薄幸的。当然,就宋朝一代,对杏花认知的定位也是分阶段的,北宋时期还大多着眼于杏花本身的姿态描写,更满足于欣赏杏花外在的美感,如“茜杏妖桃缘格俗,含芳不得与君同”;而到了南宋时期,描写杏花的作品大多含贬义,并成为社会的共识,如“种幽香取次宜,耻同桃杏献琼肌”“林下风流自一家,纵施朱亦不奢华。冷香犹带溯桥雪,不比春风桃杏花”等诗无不体现出对杏花的贬抑心态,这类诗作不胜枚举,可见当时社会对杏花认知的普遍贬抑,杏花的人文品格意象也在宋代得到了最终的转换,其风情万种如媚妇的形象也成为其人文品格象征的一部分,“红杏出墙”的普遍使用,也是对杏花长期贬抑的一种必然结果,杏花也因为这种形象长期遭受传统文人士大夫的诋毁和轻视。

三是与杏有关的其他属性也被文人们充分挖掘出来,如杏花的农时物候意义更加被关注,与杏花有关的节令气候意象也开始频繁出现在文人笔下,如“杏花风”“杏花雨”“杏花天”等词汇纷纷出现。“杏花风”是春风的一种,指杏花盛开时所吹之风,充满生命活力,杏花因风而开,吹散一树,如“柳丝澹荡杏花风”。“催耕并及杏花时”是说杏花盛开时期与农事同期。“杏花雨”代指春雨,因为杏花盛开之时多春雨蒙蒙,如“沙头漠漠杏花雨”“数点春愁杏花雨”等诗句都提及了杏花雨,可见杏花作为

早春的意象开始被世人认可。“杏花天”是指杏花盛开之时正是温暖适宜的天气,“不寒不暖杏花天,争看蚕丛古寺边”则是描写“杏花天”气候宜人,正是郊游游玩的好时候。杏的实用性也被文人进一步认知,杏子、杏仁、杏汤等被用作食用或者药用。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杏笈、杏鞘、杏浆等衍生品也开始出现在文人笔下,表明当时宋人对杏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并且充分挖掘了其潜在价值,杏林、杏坛、杏园等典故在宋代进一步发展,被大量引用在诗词作品之中。

四是“杏花春雨江南”意象的初步呈现。宋末元初,虞集的《风入松》首次完整地提出“杏花春雨江南”这一经典意象,并流传至今。但它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是经过时间酝酿的,在宋代就已经多次出现过类似组合意象。如晏殊《蝶恋花》中“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杏树本来多栽植于北方,两宋都城分别为开封、杭州,经济人文更侧重江南地区,文学中心也是在江南地区,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交通的便捷,园林艺术的发展,杏树越来越多地被移植到南方,江南地区雨水充沛,物产丰饶,“杏花”“春雨”正好是江南水乡物色气候的典型特征,如寇准的“漠漠霏霏着柳条,轻寒争信杏花娇。江南二月如烟细,谁正春愁在丽谯”,陈亮的“十分春色,依约见了,水村竹坞。怎向江南,更说杏花烟雨”更是虞集的“杏花春雨江南”的雏形。“杏花春雨江南”这一典型物色意象包含着丰富的美感元素、物色风景的优美感受、季节气候的生理愉悦、农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美好经验,还有文人世界的优雅情趣。正是如此丰

富的审美感受、深广的社会人文记忆使这一简单的风景描写和纯粹的意象组合获得了极其特殊的艺术魅力,成为江南这一特殊区域自然风光的经典写照,同时也具有了中国美学风格和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意义,散发着永恒的生命力。

总之,杏花文学在宋代较之前得到进一步繁荣,无论从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创作上的创新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还是杏花的审美认识、内涵意象,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杏花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审美认识的转换,并被赋予了特定的价值,最终形成了杏花象征的意蕴。杏花明丽清新的形象一直都是让人喜爱的,虽然这一时期杏花的价值定位持续走低,对杏花亦有贬抑,但杏花的审美价值始终都是第一位的,并不断地出现在文人的笔下。

#### [参考文献]

- [1]何小颜.花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丁小兵.杏花意象的文学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 [3]程杰.论中国文学中的杏花意象[J].江海学刊,2009(01).
- [4]张逗.满园春色关不住——唐诗中的杏花意象[J].名作欣赏,2014(26).
- [5]丁小兵.论古典文学中杏花的审美意象[J].菏泽学院学报,2005(01).
- [6]刘伟新.晚宋典雅派咏花词研究[D].江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 [7]贾军.植物意象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 [8]程杰.“杏花春雨江南”的审美意蕴与历史渊源[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03).
- [9]许兴宝.文化视域中的宋词意象初论[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

## The Development of Apricot Blossom Literature of Song Dynasty

CHEN Xiang, YANG Wangsheng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Jiangsu Nanjing 219005)

**Abstract:** Apricot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common planting trees, apricot flowers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lant in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and imagery, apricot blossom itself has the natural attribute and social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of special charm, become the object of literati to singing, but also accumulated a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social life and humanistic ideal and formed the unique almonds in literature, the song dynasty is the summit of apricot blossom theme creation, in the whole ancient apricot flowers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literary works, it not only in number than the last generation of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and in the diversity of artistic expression, the abundant intension of emotion and the repositioning of apricot blossom human's character and so hav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Key words:** the song dynasty; apricot blossom; image creation; cultural orientation

[责任编辑:刘爱华]